

生死兩茫茫 (上)

蔣經國新傳之四

● 李甲孚 (前東吳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

趙淑俠女士的高見

快要動筆寫本篇時，讀到中外雜誌四十七卷第六期名家趙淑俠女士寫的「生死兩茫茫——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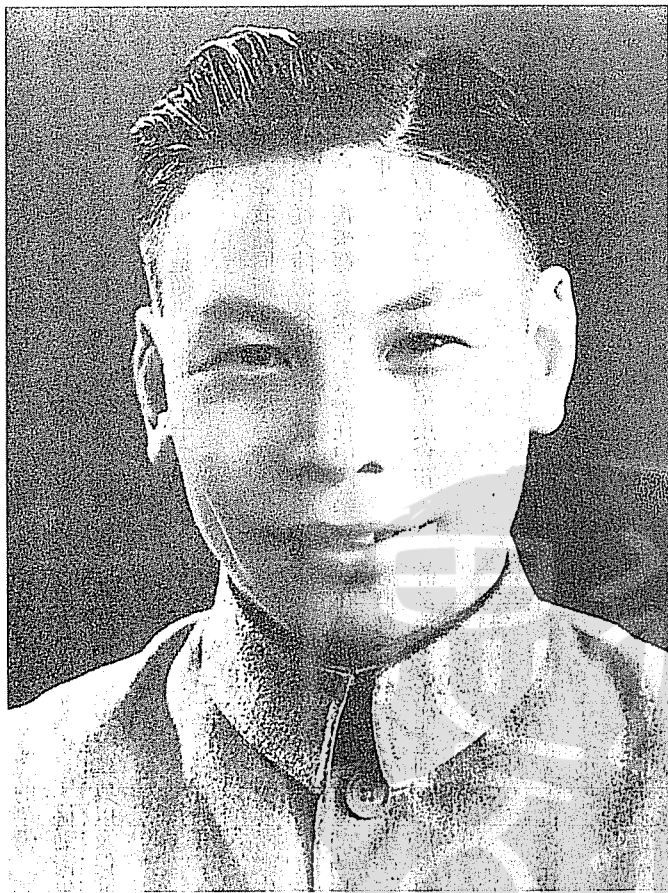
經國與章亞若之戀」的文章，初看之下，以為只是批評中國人胡亂批評女人，是對婦女個人價值的貶抑。讀到一半，才知道趙女士是專對章亞若與蔣經國之戀有感而發。在趙淑俠的心目中，章

亞若是個拋棄傳統文化中，鼓勵女人為一個觀念而犧牲，而放棄自我幸福的現代女性，她並敢於勇敢的去追尋她的快樂人生。

趙淑俠還對史學界提出建議，她盼望史學家對蔣章之戀，以春秋之筆，忠實而客觀的寫蔣經國傳記，使一些小道消息、不實傳聞不再擴展下去，更使蔣經國生命中最晦澀的一段，能夠在明亮的，展露在陽光之下，好讓歷史的歸給歷史，人情的還給人情，真實的回到真實，這一段話，引起我回想早年為傳播界寫古代婦女生活專欄的往事，我為中外寫蔣經國新傳也正如趙文所持的主張，特在本篇篇首加寫這一段話，希望能夠引起中外雜誌讀者的共鳴，尤其是婦女讀者。

孝慈桂林哭祭母親

蔣經國的愛人章亞若撒手人寰，已經半個世紀了。在她去世五十一年後，她的兒子章孝嚴、孝慈兄弟，已經把他們的母親葬在桂林的墳墓和立的石碑，重新修好了。不久之前，章孝慈並去到桂林母親墓前哭祭，讀他親自寫的哭母文，台北的電視台，把這些鏡頭都播映出來了。



一九三七年前後在南昌時期的蔣經國。

章孝慈哭得好傷心，有情的淚水流滿了一臉，無情的雨點，不只打在他身上，還點滴在他心頭。雨越下越大，雖然有人為他撐傘遮雨，他全身仍淋得濕漉漉的，老天爺好像在同情他的遭遇，替他難過。

章孝慈跪在墓前哭母，想是思念母親因產下他兄弟後，染病去世而哭吧！他兄弟倆抱恨終天，難以釋懷，已經很久了。

人子之禮已盡，雖當海峽兩岸交流正盛，隔閡仍在所難免，章孝慈是東吳大學一校之長，哪能久離學校？遂匆匆言旋而回到台北。

章孝慈跪祭他母親時，身為人母的章亞若，她在九泉之下有知嗎？

人之生死雖只一口氣息之隔，但人在生時，是英氣勃勃的，人一斷氣就死而為靈了。章亞若的英靈，現在哪兒安息有誰知道？孔子不就說過不知死嗎？

在贛南情場很得意

章亞若女士，人在贛南時，我在重慶，因為我們都是同鄉，有人曾向我打聽她的情況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往事了。當時我派在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事處工作，名義是秘書。軍事處長侯成，辦公廳主任由商震代理，參謀總長何應欽，委員長蔣中正。海外游擊工作的負責人由杜遠策劃，杜是軍統局局長戴笠的同志。



蔣經國的愛人章亞若女士遺照。

我在軍事處和海外組裡，都有不少的熟人，日子久了就更熟悉，彼此就無話不談了。當在開聊廣西邊區的海外游擊工作時，就有人提過蔣經國在贛南很有聲望，情場也很得意，是女孩子追逐的對象。他們告訴我：「章小姐是江西老表，是你同鄉」，有人因而問我我的家世交遊等。一年之後，我奉派去敵後一趟，來往兩次都經過桂林，兩次都在那裡待了許多天，聽人說起，蔣太太章亞若生產後就死了，她叫章亞若，我問他是哪個蔣太太？他們笑著向我說：你還假裝不知道嗎？她是中國姑娘蔣太太，不是洋婆子蔣太太啊。

在這裡我要一提蔣經國在南昌，跟青年人在一起的故事。

一九三七年，我在戴笠辦的訓練班受訓時，有一次，班裡忽然傳出，有女同學三十人，由一位年長的女同學徐寄鴻當領隊，帶到江西南昌一同受訓，她們是知識水準較高的一批女同學。

她們到了南昌後，就派在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（院長熊式輝主席兼）受訓，訓練期間是三個月，實際主持訓練的人，是講習院的總隊長蔣經國。

她們結訓之後，隨即派往江西省中國婦女生活促進會（會長熊芷女士）服務，熊芷跟她們見面之後，把她們分發到江西省幾個主要縣分，主持當地的婦女工作。

近代中國有婦女工作，是蔣宋美齡女士發起，並由她領導的，熊芷就是宋美齡派到江西，做當地婦女工作的一位負責人。

徐寄鴻等三十人，除徐本人因在一起編辦壁報我們相識外，其他的女同學也曾有見面談話的機會，但無交往。我來台後知道徐寄鴻人在大陸，三十人中，有四位女同學來到台灣。其中一位是我早年在重慶工作的同事，她的先生跟我是同隊同學。我因為寫蔣經國在南昌，就向她訪問當年她在南昌的故事。

她聊起這件事就興高彩烈起來，她向我說，當年她們三十人到了漢口後，先去班主任戴笠那裡報到，戴笠隨即召集她們點名訓話，並告訴她們道：「你們三十人，是去南昌做婦女工作的，這是蔣夫人蔣宋美齡女士要我派你們去的，大家要在南昌好好接受訓練，結訓後並努力做工作，蔣經國也在南昌，你們會見面的」。

那位同學並在電話中告訴我：蔣經國對青年人非常照顧，人也和藹，我們結訓離院後，有的同學還跟他保持通信聯絡。

我聽完上面這段話後，隨手翻閱蔣經國記事年表大意是這樣的：
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蔣經國應聘為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學生軍訓總隊長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，蔣經國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，當年三月，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副團長。可見蔣經國自蘇俄回到故國，他就跟青年人在一起，章亞若是在江西成長的一位青年人，他二人的相識相戀，是極其自然而平常的。

處理家務用盡心思

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，自台灣解嚴之後，媒

體公開報導和為他們寫專書的都不少。男女戀愛，本是一件尋常事情，但因章亞若在生下兩子之後就過世了，這一對孿生兒子，蔣經國生前沒有叫他們認祖歸宗，因而有人為這件事，對他有所批評。

事實上，蔣經國在外面生有兩個兒子，他父親蔣中正知道的。蔣中正有一年去桂林，曾當面向經國問起章亞若的事，蔣經國當時就據實向父親報告過了。蔣經國並沒有對他父親隱瞞這件事情。

蔣經國有沒有把章亞若的事告訴他結髮妻子蔣方良呢？以他夫婦始終和好一事為証，可能沒有相告；幾十年來，他一家人相處一起，都是快樂樂樂的，沒有一點家庭糾紛，證明蔣經國在處理這件家務事上盡了不少心思。

蔣經國沒有使章孝嚴、孝慈兄弟認祖歸宗，這是情非得已的事，何況他兄弟二人不但對生父沒有絲毫不滿，而且還公開向外表示，一切都順其自然。

蔣章的事經過媒體報導後，大家認知的焦點，都集中在超友情和隱私權兩個問題上。

超友情問題，說穿了就是性問題，醫學界江漢聲寫的一篇短文很有意義。

江漢聲現任台北醫學院教授，他以專家身分寫的一篇短文，有下面一段話，但他並不是專為蔣章二人愛情故事而寫的，他說：

這個世界上，性和婚姻有瑕疵的人，比比皆是。聖經說：耶穌不拿石頭打死那個婦人，因為

群眾中，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未曾犯罪，而去拿石頭做執法者。

當今，哪個人又能說自己完美，而來恥笑別人？如果有，他的心態值得批判。

在蔣章二人擁有的隱私權問題上，江漢聲說：性和婚姻是每個人的私事、家務事，實在不應該拿來公開。他吹縴一池春水，又干卿底事呢？

相戀生子心心相印

依據人在大陸，當年當過贛南專署主任秘書徐君虎所說：五十多年來，他沒有遺忘一九三九年初，首次和章亞若見面的情景。

早年在蔣經國身邊綜理機要的某先生也說過：現在人在重慶的舊日譯電員某君，提到章亞若與蔣經國有超出師生的情分，大概起於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蔣方良去重慶時，未帶兒女同行，章亞若就在蔣經國家裡當保姆，在她們家看家和照料孝文孝章，讓蔣經國白天好上班。孤男寡女就有機會在一起了。

依我分析，蔣經國一九三九年六月，才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徐君虎說一九三九年初，蔣經國就跟章亞若見過面，我未見到徐君虎，這一輾轉傳到台北的訊息，我無從向他查證，但我確信那不是事實，因那年年初，蔣經國的專員新職還未發表。

章亞若最初在專署某單位上班，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以後的事，那年十二月，蔣經國在贛縣開辦江西青幹班，章亞若在該班成立後不久，就調到班裡受訓了。當時辦的青幹班是第一期，



① 作者李甲孚（二排左二）早年與蔣經國（二排右二）合影。
 （蔣公懷抱者）、孝章（前左）隨侍蔣公暨繼母宋美齡女士合影。



蔣章二人的衍性情苗，可能是她在青幹班結訓，派回專署工作之後，他二人歷經一九四〇、一九四一兩年的認識與戀愛，到了一九四二年，他二人的愛情結晶就出世了。總括一句話，蔣經國和章亞若的相戀和生子，確是一個存在的事實。

人間愛情，確是不可思議的。有的青年男女，一見面就鍾情了。近代例子就是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愛，他二人未見面前，當蔣經國看到許多求職信中，章亞若那封信寫得那麼動人，他腦子裡對她印象已經很深了。後來他聽到徐君虎向他說，章亞若不適合在專署工作時，蔣經國向徐說，派她去圖書館管理資料，難道也可以嗎？從這段對話中，蔣經國早已拿定主意要用她了。後來他二人果然發生愛情，不是天公妒美，章亞若哪裡會死去？

古老的一見鍾情式的愛情，相似的例子也不少。西廂記的女主角，在廟裡跟張生打了一個照面，芳心裡已有他的影子，張生卻是在未見面前就有意跟她見面的，見面後他就立刻驚艷了，最後終於由紅娘拉線，在一天夜裡，女的由紅娘扶到張生住的西廂而成就好事。有的男女鍾情了很久，最後卻沒有結果，女的懨懨一息的生病死去後，男的就從家裡出發，去廟裡當和尚。這是賈寶玉林黛玉式的愛情。

西方這種愛情故事也有。歌德（Goethe）一七四九—一八三二）在魏茨拉特時，就在一次舞會上，一見鍾情的愛上了夏洛蒂·布甫小姐，但夏洛蒂已經訂婚，心裡雖然也愛歌德，卻不肯把真的愛情獻給他，所謂真的愛情，就是背叛未婚夫

跟歌德愛下去，夏洛蒂不肯這樣做，歌德就失戀了。歌德把愛情昇華後，於一七七四年，寫下他那部不朽名作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，書中的男主角維特，就是歌德本人，女的夏洛蒂就是他的愛人夏洛蒂。這本小說，中國人最早翻譯的是郭沫若，一九三一年我就看過了。

在上述例子中，不難瞭然於男女之愛，通常都在日常生活中發生，而且必須是互動的，如有一方不會來電，愛情就泡湯了，章亞若與蔣經國之戀，正是他二人心心相印、互動之下發生的。

亞若之死原因不明

章亞若之死，不外自殺、被人謀害和因病死亡三種，都是出自傳說。有關她被人謀害一點，近人所列的涉嫌人物，牽涉得非常廣，如果細加分析，好像只是一種猜想或是一種假設。例如：

1. 章亞若臨死的前一天，為什麼要去邱昌渭家一趟？她在邱家聊了些什麼？
2. 那天夜裡，章亞若晚間出門赴宴，說法不同，她究竟去了哪裡？她既然沒有赴宴，為什麼要假說赴宴？
3. 章亞若搖晃的走回家來，面色那麼蒼白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？她的親人問過她沒有？她的回答如何？
4. 大家把她扶上床去，並找出成藥給她服用，她服的是什麼成藥？
5. 第二天，章亞若神智恢復過來後，曾經跟人聊天，聊的是什麼內容？
6. 好好的她，為什麼打針，以致幾秒鐘就昏

迷過去了。

7. 章亞若一死，為什麼她生前身邊的人都溜的溜、躲的躲？他們究竟怕什麼人？怕有什麼事情發生？

8. 賈冰塊的人，為什麼一去要三十分鐘？

9. 為什麼她一斷氣，就把她的遺體推到冰庫去？

10. 拍電給蔣經國的，究竟是邱昌渭本人？抑是邱昌渭夫人？

最關緊要的是：據說桂林一位很有名的記者，根據跟章亞若很要好的一位太太說：章亞若是遭人下毒喪命的。

章亞若真是死非其時。她是一九四二年八月死的，當時正是戰時，而且正是我國對日抗戰最激烈時期，敵騎縱橫，亂時到處都是死人，人命微賤。章亞若之死也是一樣，沒有一個人關心她為什麼會病死？光為她之死而痛哭流涕有什麼用？

肝腸寸斷一片混亂

當然，蔣經國深愛著章亞若，他得到惡耗，為什麼不設法趕往桂林？這是近人深深關切的，也有人為此而責備蔣經國。事實是中日戰爭，風雲緊急，正當太平洋大戰爆發前夕，當時的蔣中正、經國父子，對國事、江西地方政事和戰爭支援，都非常繁忙緊急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對英美兩國宣戰，中國政府和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同盟國家，共同對德、義、日宣戰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，蔣中正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



①

① 蔣經國（前排中）與第九軍政治部工作幹部合影。

② 蔣經國夫婦（前排左一、三）與毛太太夫人（後排左二）暨族中長輩合影。



②

員長身分，受同盟國的推選，出任盟軍中國戰場最高統帥。指揮大戰。

蔣經國在贛南，也是在忙碌中討生活的。章亞若死的時候，日軍再次轟炸贛州，死傷人數甚多，災情非常慘重。蔣經國親自雜在民衆當中，一起用鋤頭挖掘罹難的軍民等，他去到受難者的家裡，慰問他們的家屬。

蔣經國當時在江西，是贛南十一縣的軍政長官，在戰爭時期，他是不敢輕易離開贛南一步的，一九四二年八、九月間，經國的工作每天都在忙這忙那的，只要查看他那年的大事記，就知道他當時一步都動彈不得。

蔣經國也不好意思去跟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訴說實情，向熊式輝請假，更沒膽子向他父親報告，想把心愛的章亞若送送桂林待產，因而祇好在外隱匿這件不能公開的私事。

蔣經國在接到章亞若猝死的電報後，除了內心悲傷外，無法對專署任何一位同事，道出這不幸事件，所以只好拍發電報給邱昌渭夫人，說他「公忙礙難離職」，請她代為安葬，別的話一句沒提。蔣經國當時已經肝腸寸斷，腦子裡一片混亂，身邊又沒一個親信的人相助，也不敢把事情真相告訴他妻子蔣方良。

茹苦含辛撫育外孫

章亞若為蔣經國生的兩個兒子，依據可靠訊息：確是蔣經國派人去桂林，把他們接到萬安，並託付亞若母親章老太太撫育的；他二人改從母姓和所取名字，都是照蔣經國意思安排的，證明

蔣經國跟他岳母之間，不只早有默契，而且有暢通的管道，至於經濟上的支援自不待言。

值得大書的人物是章老太太。打從那時起，她就帶著兩個小外孫東逃西走的把他們撫養成大人。她曾帶著她的外孫去過桂林，由廣西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的安排，在日軍快要攻到桂林時，搭乘廣西省政府的眷屬專車，從黔桂鐵路沿線開到貴州銅仁。

抗戰勝利後，章老太太把兩個外孫，送到南昌弘道小學念書。

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，章老太太選把兩個外孫帶到台灣新竹，章孝嚴、孝慈兄弟，就是在新竹念初中高中的，後來他二人還雙雙念大學和出國念碩士。當然，蔣經國居間的關照和金錢上的支援，都是有的。

章老太太的保密工夫也做到家。迄到她年老逝世那天止，她從未把兩外孫身世，告訴孝嚴孝慈兄弟，也沒有告訴任何一個外人。

章老太太數十年的茹苦含辛，撫育兩個外孫長大成人，不管她內心的想法如何，都是值得世人欽敬的。

王昇辦理亞若後事

根據我在大陸的了解，當時一般人的說法是

章亞若在青幹班受訓後不久，就同蔣經國發生關係，章亞若懷孕後，就被送往桂林分娩，生下來一對孿生子，又不久，章亞若就突然去世，她的喪事，是王昇奉命辦理的，遺下一對孿生子，並由王昇護送到章亞若的寡母處撫養，由王昇負責

照管生活。這兩個男孩，在中樞播遷台灣前，被送到台灣讀書，監護人也是王昇。

蔣經國在江西辦的青幹班，創立於一九三九年冬天，班址設在贛州城郊的赤硃嶺，以後便有「赤硃嶺精神」一說。

蔣經國辦青幹班，無疑是得到蔣介石支持。該班主任由蔣經國兼任，男生隊長是彭超，女生隊長夏勁秋，男生指導員孔秋泉，女生指導員許素玉，他們都是從中央軍校三分校調來的。

江西青幹班第一期，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開訓，同年三月結業，參加受訓的男女學生，共有一百二十人；一共辦了五期，學員五百多人。

青幹班學員來自各方面，(一)由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胡軌保送六十人。(二)另一半調訓青年團江西支團的幹事、幹部。(三)從贛南專員公署幹部中挑選優秀青年保送。(四)有一小部分是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挑選出來受訓的。江西青幹班中的不少人，例如王昇、徐貴庠等，後來成爲蔣經國嫡系親信幹部。

王昇與章亞若是青幹班的同期同學。該班的課程，包括「團長言行(團長是蔣中正)」、專題報告、業務訓練」等。

章亞若家本來姓黃

大陸上的人都說章亞若是江西省新建縣人，當時大約二十八歲。並說此女略有風度姿色，也很活潑，對人十分和藹可親。她的原職是贛縣動員委員會書記做文書工作。大陸上說章亞若是江西新建人，由於她的祖父原來姓黃，四歲時爲了

逃難而被人抱到江西新建的吳城鎮，當地一家章姓大戶把他收做養子，章家剛巧沒生兒子，就把黃看成是自己兒子，並為他取名章伯昌，伯昌在新建長大，在那兒娶妻，生的兒子名章貢濤，就是章亞若的父親。貢濤在吳城長大，發達後，才從吳城遷到省城南昌定居，成為南昌的市民。

新建是南昌的鄰縣，兩地只隔著一條贛江，來往非常方便。我小時候，父親（李作之）就帶我去那裡玩過，因父親有位朋友叫熊育錫，他住

在新建，我的堂叔李魯孫，則住在吳城，所以我對那兒並不生疏，我聽當地的人說過這些事情。至於蔣經國跟章亞若的戀愛，還有下面一段有趣的插曲。

專員公署有一位親信秘書，從愛護蔣專員的出發點，未經蔣經國同意，就把章亞若調出專署，派到鄉下工作。不但章亞若對這位秘書非常不滿，蔣經國也暗示秘書，要他把章亞若調回專員公署。

蔣經國並給該秘書寫了一封信，表示自己決不會被女色迷住，請他相信，並且還說，也從此不與她再有聯繫，決不會像古代那些昏王沉醉酒色，而忘了國家大事。

章亞若是自然病亡的可能性極高，他的兒子章孝慈，已經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過了，至於她是不是被人謀殺而死的？五十多年來，這個問題都是一個謎，以後有機當另文細加分析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 俞鴻鈞傳 隆出版重

王紹齋 章君毅 著

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
精裝新臺幣三〇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毅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為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逐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嶄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眾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。
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精裝三百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